第 一 部

◉ 第一章　失学做工

保尔十二岁时，被无理的校长开除，失学了，只好到火车站食堂当小伙计。

一个宽肩膀、斜眼、四方脸的堂倌一只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，把他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，说："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烧好，什么时候要水都得有。可是你看，现在一个已经灭了，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。今天饶了你．要是明天再这样，就叫你吃耳光，明白吗？"

保尔一言不发，埋头烧起茶炉来。

保尔的做工生涯就这样开始了。这是他第一天上工，干活还从来没有这样卖力过。他知道，这个地方跟家里不一样，在家里可以不听母亲的话，这里可不行。斜眼说得明白，要是不听话，就得吃耳光。

保尔脱下一只靴子，套在炉筒上，鼓起风来，能装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即冒出了火星。他一会儿提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起脏水桶，飞快地跑到外面，把脏水倒进坑里；一会儿给烧水锅添上柴；一会儿把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。总之，叫他干的活他都干了。

保尔手脚不停地忙了一个通宵，累得筋疲力尽。早晨七点钟，一个胖圆脸、两只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，保尔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他。

这个男孩一看，茶炉烧开了，什么都弄妥了，就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，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，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，斜着眼睛看了看保尔，然后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：“喂，你这个饭桶，明天早上六点来接班。”

“干吗六点？”保尔问，“不是七点换班吗？”

“谁乐意七点，谁就七点好了，你得六点来。要是再啰嗦，我立马叫你脑袋瓜上长个大疙瘩。你这小子也不琢磨琢磨，刚来就摆臭架子。”

那些刚交了班的女工都挺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。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衅态度激怒了保尔。他朝男孩逼近一步，本来想狠狠揍他一顿，又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，才忍住了。他铁青着脸说：“你老实点，别吓唬人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明天我就七点来，要说打架，我可不在乎！你想试试，那就请吧！”

对手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，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

的保尔。

他没有料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，有点不知所措了。

“好,咱们走着瞧吧。”他含含糊糊地说。

头一天总算平安地过去了。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心安理得地挣得了休息的人。现在他也工作了，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。

早晨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。

保尔家的小房子很快就要到了。瞧，就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后面。

“妈大概起来了,我呢,才下工回家。”保尔想到这里，一边吹着口哨，一边加快了脚步。“学校把我赶出来，倒也不坏，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父不会让你安宁，现在我真想吐他一脸唾沫。”保尔这样思量着，已经到了家门口。他推开小院门的时候，又想起来：“对，还有那个黄毛小子，一定得对准他的狗脸狠揍一顿。要不是怕被撵出来，我恨不得立刻就揍他。早晚要叫他尝尝我拳头的厉害。”

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，一看见儿子回来，就慌忙问他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挺好。”保尔回答。从敞开的窗户里,他看到了阿尔焦姆哥哥宽大的后背。

“怎么,阿尔焦姆回来了?”他忐忑不安地问。

“昨天回来的，这回不走了，就在机车库干活。”妈妈回答说。

保尔迟疑地打开了房门。

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，背朝着保尔。他扭过头来，看着弟弟，又黑又浓的眉毛下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。

“啊,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!好,你可真行!”

“我把烟末儿撒在夏瓦西里神父蛋糕上，被学校开除的事,阿尔焦姆全都知道了。”保尔心里想,“这回说不定要挨骂，也许要挨一顿揍。”保尔有点怕阿尔焦姆。

但是，阿尔焦姆并没有打他的意思。他坐在凳子上，两只胳膊撑着桌子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保尔，说不清是嘲弄还是蔑视。

“这么说，你已经大学毕业，各门学问都学到手啦，现在倒起脏水来了？”阿尔焦姆说。

保尔两眼盯着一块破地板，专心打量冒出来的钉子头。可是阿尔焦姆却从桌旁站起来，到厨房去了。

“看样子不会挨揍了。”保尔松了一口气。

喝茶的时候，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询问了保尔被学校开除的事情。

保尔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。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你现在就这样胡闹,往后怎么得了啊。”母亲伤心地说。

“唉，拿他怎么办呢？他这个样子究竟像谁呢？我的上帝，这孩子多叫我操心哪！”母亲诉苦说。

阿尔焦姆推开空茶杯，对保尔说：“好吧，弟弟。过去的事就算了，往后可得小心，干活别耍花招，该干的都干好；要是再给撵出来，我就让你脱一层皮。你要记住，妈够操心的了。你这个鬼东西，到哪儿都惹事，到哪儿都闯祸。现在该闹够了吧。等你干上一年，我再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。老是给人倒脏水，能有什么出息？还是得学一门手艺。现在你年纪还小，再过一年我求求人看，机车库也许能收你。我已经转到这儿来了，往后就在这儿干活。保尔，你得争气,要好好做人。”

他站起来，挺直高大的身躯，关照地对母亲说：“我出去个把钟头,办点事。”说完,一弯腰,跨出了房门。他走到院子里，从窗前经过的时候，又看着保尔说，“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，妈会拿给你的。”

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。这两年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刷间。在地下室的大厨房里，工作异常繁忙，干活的有二十多个人。十个堂倌从餐室

到厨房穿梭般地来回奔忙着。

保尔的工钱从八个卢布涨到十个卢布。两年来他长高了，身体也结实了。这期间，他经受了许多苦难。

但是保尔没有料到，他很快就离开了食堂，原因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。

这是正月里一个严寒的日子，保尔干完一班，准备回家了，但接班的人还没有来。保尔到老板娘那里去，说他要回家，老板娘却不放他走。他虽然累得半死，还是非得留下来不可，连班再干一天一宿。到了夜里，他筋疲力尽。大家都休息了，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水，赶在三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。

保尔拧开水龙头，没有水，看来水塔没有放水。他让水龙头开着，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一会儿，没想到实在支持不住，一下就睡着了。

过了几分钟，水龙头咕嘟咕嘟地响了起来，水流进水槽，不一会儿就漫了出来，顺着瓷砖滴到洗刷间的地板上。洗刷间跟往常一样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水越来越多，漫过地板，从门底下流进了餐室。

一股股水流悄悄地流到熟睡的旅客们的行李下面，谁也没有发觉。直到水浸醒了一个躺在地板上的旅客，他一下跳起来，大喊大叫，其他旅客才慌忙去抢自己的行李。食堂里顿时乱作一团。

水还是流个不停，越流越多。

正在另一个餐室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旅客的喊叫声，急忙跑过来。他跳过积水，冲到门旁，用力把门打开，原来被门挡住的水一下子全涌进了餐室。

喊叫声更大了。几个当班的堂倌一齐跑进了洗刷间。普罗霍尔径直朝酣睡的保尔扑过去，拳头像雨点般地落在保尔头上。

保尔周身是伤，一步一步地勉强挪到了家。

早晨，阿尔焦姆阴沉着脸，皱着眉头，叫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。

保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

“谁打的？”阿尔焦姆瓮声瓮气地问弟弟。

“普罗霍尔。”

“好,你躺着吧。”

阿尔焦姆穿上他的羊皮袄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走出了家门。

“我找堂倌普罗霍尔，行吗？”一个陌生的工人问格拉莎。

“请等一下,他马上就来。’她回答。

这个身材魁梧的人靠在门框上。

“好,我等一下。”

普罗霍尔端着一大摞盘子，一脚踢开门，走进了洗刷间。

“他就是普罗霍尔。”格拉莎指着他说。

阿尔焦姆朝前迈了一步，一只有力的手使劲按住堂倌的肩膀，两道目光紧紧逼视他，问：“你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尔？”

阿尔焦姆狠狠一拳，把他打翻在地；他想爬起来，紧接着阿尔焦姆又是一拳，比头一拳更厉害，把他钉在地板上，再也起不来了。

女工们吓呆了，急忙躲到一边。

阿尔焦姆转身走了出去。

普罗霍尔满脸是血，在地上挣扎着。

这天晚上，阿尔焦姆没有从机车库回家。母亲打听到，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。六天以后，阿尔焦姆才回到家里。当时母亲已经睡了，保尔还在床上坐着。阿尔焦姆走到他跟前，深情地问：“怎么样，弟弟，好点了吗？”他在弟弟身旁坐下来。

“比这更倒霉的事也有的是。”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又接着说，“没关系，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吧。我替你讲过了，你可以在那儿学门手艺。”

保尔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了阿尔焦姆的大手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◉ 第二章　藏枪

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，旋风一样刮进了这个小城“沙皇被推翻了！”

城里人都不敢相信。人们反复地听着那些新名词：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

喧闹的、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去了。城里恢复了平静，只有孟什维克把持的市参议会的楼房顶上那面红旗，告诉人们发生了变动。其他一切同过去一样。

冬末，城里进驻了一个近卫骑兵团。每天早晨，团里都派出骑兵小分队，到车站去抓从西南前线开小差下来的逃兵。

1917 年匆匆过去了。对保尔、克利姆卡和谢廖沙来说，什么都没有变。只是到了多雨的 11 月，情况才有点不同寻常。车站上出现了许多生人，他们大多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，还有一个奇怪的称号：“布尔什维克。”

这个响亮有力的称号从哪里来的，谁也不知道。

骑兵们要捉住从前线回来的逃兵可不那么容易。车站上枪声不断，被打碎的玻璃窗越来越多。士兵们成群结队地从前线跑回来，遇到阻拦，就用刺刀开

路。到了 12 月初，逃兵已像潮水般一列车一列车地涌来了。

1918 年春天，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玩了一阵“六十六点”，就跑出来，到柯察金家小院子的草地上躺下来。真无聊，平时的把戏都玩腻了。他们开始动脑筋，怎样更好地消磨这一天的光阴。这时，背后响起了嘚嘚的马蹄声，一个骑马的人沿着大路疾驰而来。那马一纵身，跳过了公路和小院子低矮栅栏之间的排水沟。骑马的人朝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利姆卡挥了挥马鞭，说“喂，小伙子们，过来！”

保尔和克利姆卡跳了起来，跑到栅栏前。骑马的人满身尘土，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保护色的军便服全都落上了厚厚的一层灰。结实的军用皮带上，挂着一支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。

“小朋友，弄点水来喝！”骑马的人请求说。他见保尔跑回家去取水，就转过来问正瞧着他的谢廖沙，“小伙子，现在城里谁掌权？”

谢廖沙急急忙忙地讲起城里的各种消息：“我们这儿有两个星期没人管了，只有一个自卫队，老百姓轮班守夜。你们是什么人？”他也提出了问题。

“我说你呀，操心操过头，转眼变成小老头了。”骑马人微笑着回答。

保尔端着一杯水，从家里跑出来。

骑马人一口气喝了个精光，把杯子还给保尔，接着一抖缰绳，立即朝松林驰去。

“他是干什么的？”保尔困惑地问克利姆卡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克利姆卡耸耸肩膀。

“大概又要换政府了，要不列辛斯基一家昨天怎么都跑了呢？有钱人跑了，那就是说，游击队要来了。”谢廖沙十拿九稳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。

他的推论是那样令人信服，保尔和克利姆卡马上就同意了。

三个朋友还没有谈论完这个问题，公路上又传来了嘚嘚的马蹄声。他们都朝栅栏跑去。

在他们目力所及的地方，从树林里，从林务官家的房后，出来许多人和车辆，而在公路近旁，有十五六个人骑着马，枪横放在马鞍上，朝这边走来。最前面的两个，一个是中年人，穿着保护色军装，系着军官武装带，胸前挂着望远镜；另一个和他并排走的，正是三个孩子刚才见过的那个骑马人。中年人的上衣别着一个红蝴蝶结。

谢廖沙高兴得喊了起来，像小鸟似的越过栅栏，跳到外面去了。两个朋友紧跟着也跳了出去。他们一起站在路旁，看着开过来的队伍。

骑马的人来到跟前。刚才见过的那人朝他们点了点头，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的房子问：“这房子是谁

家的？”

保尔紧紧跟在骑马的人后面，边走边说：“这是律师列辛斯基家的房子。他昨天就跑了，看样子怕你们……”

“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？”那个中年人微笑着问。

保尔指着红蝴蝶结说：“这是什么？一眼就看得出来……”

居民们纷纷拥上街头，好奇地看着这支新开来的队伍。三个小朋友也站在路旁，望着这一队浑身是土、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。

队伍里仅有的一门大炮从石头道上隆隆驶过，架着机枪的马车也开过去了，这时候，他们就跟在游击队的后面，直到队伍停在市中心，开始分散到各家去住，他们才各自回家。

游击队的指挥部设在列辛斯基家的房子里。游击队共有 200 个步兵和 60 个骑兵，而德国人正像洪水一般涌来。除了德国人之外，沿路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匪帮。所以红军指挥官决定明天一早从这个城市撤走。他们把水兵朱赫来留了下来，担负组织敌后工作的任务。这儿是铁路枢纽站，地方不大，却有两个车站。应当安排一个可靠的同志在车站工作。朱赫来是本地人，会钳工和电工，准能在车站找到工作。另外，谁也没有看见他跟红军的队伍在一起，今

天夜里他才能赶到。这个人很有头脑，他是最合适的人选，一定能把这儿的事情办好。然后，他们还决定把这里沙皇时代留下的步枪全部发放给本地老百姓，给德国人制造麻烦。

早晨，保尔从发电厂回家。他在这里当锅炉工助手已经整整一年了。今天城里非常热闹，不同往常，他一下子就发现了。一路上，拿着步枪的人越来越多，有的一支，有的两支，还有拿三支的。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急忙往家走。在列辛斯基的庄园近旁，他昨天见到的那些人正在上马，准备出发。

保尔跑回家，匆匆忙忙地洗了脸，听母亲说阿尔焦姆还没有回来，随即跑了出去，直奔城的另一头，去找住在那里的谢廖沙。

谢廖沙是一个火车副司机的儿子。他父亲拥有一所小房子，还有一份微薄的家当。谢廖沙不在家。

路上过来一个人，两肩各扛着一支步枪。保尔飞快地跑到他跟前，问："大叔，请问，枪在哪儿领？"

"在韦尔霍维纳大街，那儿正在发呢。"

保尔撒开腿，拼命朝那个地点跑去。他跑过两条街，碰见一个小男孩拖着一支沉重的、带刺刀的步枪。保尔拦住他，问："你从哪儿拿来的枪？"

"游击队在学校对面发的，现在一支也没有了，全都拿光了。发了整整一夜，现在只剩下一堆空箱子



了。我连这支一共拿了两支。”小男孩得意扬扬地说。

这个消息使保尔大为懊丧。

“咳，真见鬼，直接跑到那儿去就好了，不该先回家！”他失望地想，“我怎么错过了这个机会呢？”

突然，他灵机一动，急忙转过身来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赶上已经走过去的小男孩，一把从他手里夺过枪来。

“你有了一支，够了，这支该是我的。”保尔用一种不容争辩的口气说。

小男孩见他大白天拦路抢劫，气得要命，就朝他直扑过去。保尔向后退了一步，端起刺刀，喊道：“走开，小心刺刀碰着你！”

小男孩心疼得哭了起来，但是又没有办法，只好一边骂，一边转身跑开了。保尔却心满意足地跑回家去。他跳过栅栏，跑进小棚子，把弄来的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梁上，然后开心地吹着口哨，走进屋里。

在乌克兰，像舍佩托夫卡这样的小城——中心是市区，四郊是农村——夏天的夜晚是美丽的。

一到夏天，在宁静的夜晚，年轻人全都跑到外面来。姑娘们和小伙子们，或者成群结队，或者成双成对，有的在自家门前，有的在花园和庭院里，有的就在大街上，坐在盖房用的木料堆上。到处是欢笑，到处是歌声。

今天晚上特别欢畅。一群年轻人聚在保尔家对面的木料堆上，又说又笑。声音最响亮的是保尔的邻居加莉娜。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跟男孩子们一起唱歌、跳舞。她是女中音，声音既嘹亮又圆润。

保尔一向有点怕她。她口齿伶俐，现在挨着保尔坐在木料堆上，紧紧搂住他，大声笑着说：“嘿，你这个手风琴手可真棒！可惜就是小了点，要不然倒是我称心如意的男人！我就爱拉手风琴的，他们把我的心都融化了。”

保尔羞得满脸通红，幸亏是晚上，谁也看不见。他想推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，可是她却紧紧地搂住他不放。

“亲爱的,你要往哪儿躲?真是个小冤家!”她开玩笑地说。

保尔觉得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贴在他的肩膀上，他感到局促不安，四周的笑声却惊醒了素来寂静的街道。

保尔用手推着加莉娜的肩膀，说：“你妨碍我拉琴了,离远点吧。”

于是又是一阵戏谑和哄笑。

玛鲁霞插嘴说：“保尔，拉一个忧伤点的曲子吧，要能动人心弦的。”

手风琴的风箱缓缓地拉开了，手指慢慢地移动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